

中国人民解放军
征战纪实丛书

红 军 征 战 卷



红四方面军 征战纪实

上

朱秀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红军征战卷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上)

朱秀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 上/朱秀海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63-X

I. 红… II. 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616 号

书 名: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 (上)

作 者: 朱秀海

责任编辑: 董保存

装帧设计: 阎可钦

责任校对: 牟 萍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E - 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372 千字

印 张: 15.125

印 数: 5001-9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5033-1463-X/I·1167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狂飙骤起大别山	1
1. 徐向前初战白沙关	
2. 周维炯商南举义旗	
3. 舒传贤皖西起风雷	
第二章 红一军纵横鄂豫皖	37
1. 许继慎大战皖西	
2. 徐向前突击平汉路	
3. 夜袭新洲，败中之胜	
第三章 曾中生两破“围剿”	74
1. 鄂豫边保卫战	
2. 红一军再战皖西	
3. 磨角楼和新集之战	
4. 双桥镇大拼杀	
5. 避实就虚，二破“围剿”	

目 录

第四章 红色，白色，黑色	122
1. 新来的中央分局书记	
2. 新集的三次会议	
3. 曾中生“不受君命”	
4. 白雀园悲歌	
第五章 进攻，进攻，再进攻	171
1. 黄安之战	
2. 商潢之战	
3. 苏家埠大捷	
第六章 兵败鄂豫皖	210
1. 庐山会议和夏店会议	
2. 麻城之战和霍丘之战	
3. 冯寿二遭遇战	
4. 血战七里坪	
5. 东趋西折，进退失据	
6. 黄柴畈太突围	
第七章 激战三千里	267
1. 枣阳新集大鏖兵	
2. 突破漫川关	
3. 二越秦岭，三战关中	
4. 风雪大巴山	
第八章 川北争夺战	323
1. 开辟通、南、巴	
2. 恶战群山	
3. 决战空山坝	

第九章 三面大出击	358
1. 张国焘再开杀戒	
2. 为盐巴而战	
3. 大败杨森	
4. 宣达之役	
第十章 决战刘湘	410
1.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以守为攻	
3. 且战且退	
4. 万源防御战	
5. 大反击	
尾 声	465
主要参考书目	474

目 录

第一章 狂飙骤起大别山

1. 徐向前初战白沙关

1929年6月，一个没被蒋介石看上的黄埔一期生被紧急派往鄂东北，领导那里的红军。徐向前两战白沙关，打垮李克邦，吓走罗霖，蒋军对鄂东北苏区的第一次重兵“围剿”被粉碎。

1929年6月。

莽莽苍苍的大别山，群峰耸峙，林木蓊郁。

一条隐没于林间的小路上，悄悄地行进着一支奇怪的队伍。与其说这是一队军人，不如说是一队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穿着农家的破烂衣裤和草鞋，有的还打着赤脚，只有少数人穿着白军的土黄布军装，帽子上缀一颗五星形的红布片。

队伍共有三百多人，一百多条枪，没有枪的战士背着大刀，小一点的拿着一枝枝玩具似的梭镖。

他们的脸色是青白的，他们的神情和目光却是无畏的。

队伍很快就消失在浩瀚的林海里了。大别山暂时隐蔽了自己的秘密。但是从山下石头垒就的堡垒的枪眼里警觉地望着他们的地主武装红枪会、黄枪会知道他们是谁，驻守在豫南、鄂北、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知道他们是谁。它就是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后一直在鄂豫边界坚持下来、几经挫折而终于没有被“剿灭”的红军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候，这支队伍只剩下七十二人，被迫退到湖北黄陂的木兰山上坚持斗争。现在他们又打回来了，回到鄂豫交界、大别山腹地的柴山保，打出“中国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的旗号，在层层白军和地主武装的包围中搞起了红色割据。

大别山今天没有枪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还不会想到，这样一支小小的红军游击队有一天真会成“气候”。统治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与之相比，共产党游击队不过是大山脚下石缝里长出一棵嫩草芽。

就全国而论，红白两种力量的对比也是如此。1927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英勇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不及揩干净身上的血迹，便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无数次武装起义，大多数起义的结果与黄麻起义差不多，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在一些偏僻贫穷的省份边缘，创建并残留了一些兵力不大的红军游击队。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地图上，它们不过是一些待“剿”的四处流窜的“赤匪”，还没有谁真正将他们看成是一种威胁。

然而驾驭历史之车的老人却看到了：今天大别山里没有枪声，只预示着一个枪林弹雨、血流成河的年代就要到来。这是

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赤色狂飙卷起之前的平静。

大别山深处，那支队伍又从丛林里闪现出来。

走在前面的是这支队伍的三位领导者：中国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他们都是黄安、麻城本地人，都很年轻。戴克敏最小，只有23岁。曹学楷最大，也只有31岁。就是他们，一年多前与潘忠汝、吴光浩、徐朋人等人一起组织了震惊荆楚大地的黄麻起义。起义失败，起义总指挥潘忠汝牺牲后，他们又与吴光浩、徐朋人一起，率领七十二名战士，冲破白军和黄麻地区地主武装的围追堵截，坚持了木兰山的游击战争，创建了今日的红三十一师和柴山保根据地。

与每一次出征时不同，今天行军途中，包括一大队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队长廖荣坤在内的红军官兵都注意到了，无论是情绪热烈的戴克敏，还是沉着幽默的曹学楷，抑或是不苟言笑的陈定候，神情都十分严肃。

“党代表怎么啦？”

一边走，廖荣坤一边悄悄地向王树声打听。

“不晓得。”王树声说，“是不是有了新的敌情？”1929年6月，王树声24岁，已参加过黄麻起义和木兰山游击战争，是红三十一师中重要的战斗骨干。

“敌人来了就跟他们干呗！”心直口快的廖荣坤大声说。

“队伍不要讲话！”戴克敏回头大声招呼一声。

廖荣坤伸伸舌头，后面的议论声消失了。

队伍继续行进。

这一天，红三十一师天不亮离开柴山保，黄昏到达鄂东北特委所在地黄安箭厂河。行军过程中，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不仅没有跟部队说一句话，他们除了必须说的一些最简单的

话之外，彼此也没有交谈一句。

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官兵们并不了解领导者内心的沉重。上个月初，红三十一师师长、柴山保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吴光浩受鄂东北特委之命，前往大别山北麓的河南商城南部帮助发动武装起义，途经罗田县境，突遭地主民团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黄麻起义失败后，吴光浩一直是这支红军游击队的灵魂。噩耗传来，特委书记徐朋人以及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等人异常悲痛，深知吴光浩牺牲的消息一旦传开，初具规模的红三十一师就将面临垮台的危险。特委紧急做出两项秘密决定：一、暂时对部队封锁吴光浩牺牲的消息，二、星夜派人去上海，向中央请调军事干部，接替吴光浩，指挥红三十一师。

十几天前，特委委员何玉琳被派去了上海，寻找中央。

昨天，戴克敏接到特委书记徐朋人的通知，说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今天就到，要他和曹学楷、陈定候亲自率领队伍赶来迎接。

从接到通知那一刻起，一个沉甸甸的疑问就在三位领导者的心中盘旋不去：中央派来的干部，真能弥补吴光浩的牺牲给红三十一师带来的损失吗？

就在这支队伍由东北向西南前进的同时，大别山的深处一条曲折的林间小道上，两个商人打扮的青年和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也在向箭厂河方向疾行。两个青年中的一个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他的同伴身材匀称，生一张俊秀的娃娃脸，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闪烁着热情、豪放的光。

“象谦，前面就是黄安箭厂河。就要见到鄂东北特委的同志了！”身材匀称的青年一边说，一边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的口音

表明他是本地人，且对脚下的路十分熟悉。“今天咱们走运，没有碰上白狗子！”

高瘦单薄的青年微微一笑。他也走热了，摘下头上的礼帽扇了两下，抬起热情的眼睛望着大别山的崇山峻岭。

“步蟾，中央的决定是对的，大别山真是名不虚传，兵家用武之地，咱们一定能在这里搞出点名堂！”

身材匀称的青年点点头，有些激动了：“这里是我的故乡，我真希望它早一天变成革命的根据地和本营，将来我们可以从这里打到武汉、南京去！”

走在后面的农民打扮的汉子听着他们的话，微微一笑。他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

那位被称为象谦的人，现在的名字叫徐向前。身材匀称的青年名叫桂步蟾，黄安本地人。数日之前，他与徐向前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根据地。后面那位农民打扮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鄂东北特委紧急派往上海求调军事干部的特委委员何玉琳。

1901年，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一个农民家里，生下一个婴儿，他就是后来的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徐向前幼时读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去书店做学徒。18岁时靠哥哥接济三块大洋，考入阎锡山的山西国民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做过一年教员，旋被无端解聘。1924年，23岁的他与十几个寻找生活之路的山西青年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与后来活跃在中国内战和抗战史上的许多著名的国共两党将领一起成为该校第一期生。入学不久，这个勤勉却不善言谈的学生像所有新生一样，就受到了校长蒋介石的单独接见。

1924年，蒋介石还处在罗网人材积蓄实力待机而动的阶段。这种与新生的单独会见，正是他为了考察与网罗亲信而刻

意安排的。

徐向前被传到了校长室。走进去时他有点紧张，站在那里，被蒋介石相面一样打量一番，他就更紧张了。

蒋先生觉得他相貌平平，神情张皇，先就有了三分不快。

“叫什么名字呀？”他用他那不大好懂的浙江官话问道。

“徐向前。”学生回答。他说的是山西五台官话，也不大好懂。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出乎侍卫官们的意外，他竟听懂了徐向前的话。蒋介石听懂徐向前的话是因为他与阎锡山打过交道，阎锡山就是山西五台人。

蒋校长头疼起来。山西出了个阎锡山，割据一方，他听见山西话就头疼。这个学生居然也说山西话。

“嗯。……你是山西人了？”

“报告校长，学生是山西五台人。”

原来还是阎锡山的乡亲。蒋介石一向只对浙江人感兴趣，这场谈话完全失去了兴头。

“好啦，你回去吧！要认真读书，不可荒废学业。”

“是！”徐向前敬了一个礼，听到大赦令一般鞋跟一碰，退了出去。

“校长，此人如何？”侍卫官问。

“资质平平，不会有出息。”蒋介石说。

他很疲倦。每当跟山西人打交道，他总是觉得疲倦。

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而他却与这位将来会成为自己最可怕对手之一的学生失之交臂。

1925年初，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毕业，留任学员队排长，参与黄埔学生军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东征结束后因得不到蒋介石信任，他回到北方，进入岳维峻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

参谋、团副。次年夏冯玉祥在与奉直两系军阀的战争中败北，岳维峻部被打散，他回到家中，第二次去武汉投奔革命，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少校队长。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与工农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只身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旋即被派去参加广州起义。12月，广州起义爆发，三天后失败，起义军残部退入彭湃创建的海陆丰根据地，开展东江游击战，徐向前任红四师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一直坚持到次年12月。东江游击战时间虽短，对于军事家和游击战争专家的他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训练。1929年1月，中央决定结束东江游击战争，调徐向前经香港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4月，徐向前到达上海，两个月后便与黄埔一期同学桂步蟾一起，被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紧急派往鄂东北特区，代替吴光浩指挥红三十一师。

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徐向前、桂步蟾由何玉琳带领，顺利到达黄安箭厂河，与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见面。

鄂东北特委的领导同志对徐向前的接待是热情的，却又是有所节制的。原因是：一、特委成员还没有从吴光浩牺牲引起的巨大悲痛中恢复过来，徐向前、桂步蟾的到来并不足以平息这一悲痛；二、徐向前在党内的影响尚微，无论是主持地方工作的徐朋人，还是负责游击队工作的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都还对这位中央派来的人的能力和品格知之甚少。

徐向前到达以前，鄂东北刚刚开过会并做出了决议。见面后不久，徐朋人便向徐向前宣布了特委对他的工作安排：

“向前同志，出于稳定部队的考虑，特委决定继续对吴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保密，暂时任命你为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

徐向前听不大懂他的湖北话，尚没安排工作的桂步蟾便充当了翻译。

徐向前听明白了特委的意思，想了想，说：

“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中央和特委对我的信任！”

徐朋人等也听不懂他的山西话，桂步蟾又将它们翻译成湖北话。

第二天早上，戴克敏在队伍前宣布了特委对徐向前的任命。还是因为语言障碍，徐向前的第一次队前讲话并没有给王树声、陈再道在内的红三十一师官兵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平静接受了这个中央派来的副师长，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师长已经牺牲，这个新来的副师长在他们心中还没有太重的分量。

徐向前走进大别山时的处境是微妙的。他是红三十一师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却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不让他参加，一般情况下总是事情决定后才由参谋长曹学楷通知他。特委做出这种安排并非要为难或者排挤徐向前，他们还不了解徐向前，斗争形势又异常严酷，出于革命的责任心，他们当然不能将指挥这支队伍的权力放心地交给一个陌生人。

徐向前就从这一时刻显示出了他的性格魅力：他知道他还没有取得当地同志的信任，而要在这里站住脚，履行中央交付给他的责任，他就必须谦虚谨慎，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介绍自己。

战争正扑面而来，它是检验一名军事指挥员优劣的试金石。徐向前到任不久，便投入了频繁的战斗。

蒋介石对鄂东北地区一支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微微有些不安，却也没有十分不安。当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还是要防，他想。他看了看军事地图，发现驻守在大别山西南麓的是去年蒋桂战争中投降过来的罗霖独立第四师，北麓是由河南

潢川、光山的土匪收编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

“通知国防部，发一道命令，责成罗霖和李克邦南北夹攻，剿灭黄安、光山交界的红军游击队！”他说。

玩这一套是老蒋的惯伎。无论是罗霖的独四师还是李克邦的暂二旅，都不是他的嫡系，用这些杂牌军去“剿灭”共产党游击队，在他不仅是一纸军事计划，还能获得一种类似看自己的仇人互相残杀时的快感。

柴山保割据不到一年，鄂东北苏区的面积已从黄安、光山边界向西南延伸到黄安的七里坪、紫云两区。6月下旬，敌独四师师长罗霖出现在七里坪南面的山垭口，身后是两个团的广西兵。

像许多广西人一样，罗霖瘦小，精明，灵活。他举起望远镜向前面望了一望，回头问身后的副官：

“寨子里真的没有‘共匪’？”

“报告师座，已派人侦察过了。国军一到，寨子里的人都跑光了！”

罗霖咧开嘴，无声地大笑。他原是李宗仁的部下，去年蒋桂大战，他早早投靠了蒋介石，由旅长被提升为师长，留驻黄陂、黄安。此刻，他正想立一个大功，在蒋介石面前邀荣求宠，不想就接到了与李克邦南北夹攻鄂东北红军的“训令”。红军只有三百多人，他却带来了两个团三千余人，全部德式装备。在七里坪南的来才河，他与红军游击队交了一次手，十几挺机枪一响，红军就跑了。此后他率部长驱直入，数日内竟进至“赤区”中心七里坪。红军如此不经打，罗霖焉能不乐？

“派一个营留驻七里坪，其余部队随我北上，与李克邦会师柴山保！”他骄狂不可一世地说。

罗霖率部走过空无一人的七里坪，向西北方前进。而他要

找红军，就隐蔽在七里坪一侧的山林里。鄂东北特委事先没有搞到“罗、李会剿”的情报，敌人开始行动时，红三十一师只有两个大队留在根据地。南线的罗霖来势太猛，特委紧急命令红军迎战。徐向前仓促将部队带到来才河边，刚在山头上布好阵，敌人的机枪就响了。红三十一师成立以来还没有跟白军正规部队交过手，一见对方火力凶猛，立即乱套，徐向前不得不亲自担任后卫，掩护全队撤退。这一仗败了，却让徐向前意识到自己的队伍最缺少什么：需要打几次胜仗，锻炼和鼓舞士气，让它敢于作战，并且获得作战经验。

部队收拢后特委紧急开会，研究应敌之策。会议把徐向前也“扩大”了进来。

“局势这么严重，咱们的部队又分散在几处，一时集中不起来，向前同志有什么好办法？”徐朋人问。

局势确实严重。南线的罗霖已占领七里坪、紫云，北线的李克邦一个营及潢川、光山的红枪会、黄枪会武装五六千人也推进到鄂豫边境的白沙关，对我柴山保根据地构成了一条长达二十余里的“堵击线”，只等罗霖靠近，就向柴山保实施合围。鄂东北根据地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

“我们人少枪少，只能对敌人各个击破。两路敌人中，李克邦一路貌似人多势大，其实是乌合之众。我建议部队立即向北机动，集中全力打垮李克邦，再回头对付罗霖！”徐向前说。

尽管没有桂步蟾在一旁翻译，徐朋人、戴克敏等人还是立刻听懂并同意了徐向前的破敌之策。

部队连夜翻山越岭，向白沙关秘密前进。行前特委先派出交通员，通知潢、光两县党组织配合行动。深夜，红三十一师到达白沙关。交通员带当地的一个同志赶来报告：李克邦的一个营部加一个连分散守在关前两个制高点上。消灭了他们，北

线敌人便会顷刻瓦解。

徐向前把一大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叫到一起。

“敌人现在很麻痹。一、二大队兵分两路，趁夜暗摸上山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副师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四位黄麻起义时期就加入队伍的虎将生气勃勃地回答。

徐向前亲率一大队向东山头攻击。夜色昏暗，守敌只知道红军正在南线阻击罗霖，毫无防备。徐向前手提短枪，猫腰冲在队伍前头，晏仲平、王树声紧紧跟在身后。

夜色如墨。接近山顶时，月亮却从云缝中露了出来。

敌哨兵发现了他们。

“哪一个！”他拉一下枪栓，大喊。

徐向前举枪“砰”的一声，将其击毙，挺身跃进敌堑壕。全队一齐喊杀，冲上山顶。徐向前身先士卒，率先冲到敌碉堡前，一脚将门踢开，举起手榴弹：

“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

“缴枪不杀！”王树声、晏仲平在他身后大喊。

这里驻防的是敌营部和一个排。混乱中，敌营长被我军击毙，十几个敌人被打死，跑下山去几个，剩下的做了俘虏。

戴克敏、廖荣坤率领的二大队也在天亮前结束了西山头的战斗。守敌一个排被肃清，我军缴枪四十余枝。

初战获胜，战士们高兴起来。

“这仗打得真痛快！”

“副师长行！”

他们纷纷地说。

“同志们，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徐向前说，“我命令：